

“岁月静好”何处得？

□路来森

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,“岁月静好”一词,似乎还很少有人用,更不会像今天这样,被许多人挂在嘴边。

好像是九十年代以后,张爱玲的作品一度又大为流行,张爱玲与胡兰成婚书中“岁月静好,现世安稳”一句话,也广为人知。于是,“岁月静好”一词,就渐渐成为了一句流行语,或者说“网络语言”,并且,常常被一些人挂在嘴边。

就张爱玲与胡兰成而言,所谓的“岁月静好”,也不过是胡兰成给张爱玲的一场虚假的承诺而已。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,汉奸文士胡兰成,最终也将自己的承诺,变成一枚飘零的落叶,任凭风吹雨打去。退一步说,若果真二人“岁月静好”,也不过是两人构建的一座“象牙之塔”罢了。在那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动荡时代,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,他们,又何曾关心过民族危亡,关心过社会发展? 胡兰成,甚至背叛民族,成

为一个可耻的汉奸;纵是张爱玲,又何曾有过民胞物与之心? 她也只是把自己关闭在“阁楼”上,写自己的小说,藉此,追逐一己之名利罢了。

纵观今日之常谈“岁月静好”者,也不难发现,这些人,多数是一些“小我”者,“小安”者,乃至一些“利己”者。心中,考虑的更多的,是自己的美好生活,是自己的一世安稳;视野不开阔,心中无大局,不会放眼去看看周边的世界,更不会把自己放到“低处”,看看那些生活、工作,远不及自己的人。骨子里,缺乏为了民族理想而去奋斗的决心和行动。

这些人,大概更少考虑一下:“岁月静好”,是如何得来的。

有一句话说得好:“生活哪有那么多的岁月静好,不过是在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。”如重磅锤击,发聋振聩,也直抵问题的实质所在。

我们不妨,先从身边的诸事谈起。没有快递小哥的奔走辛劳,你哪能享受到居家购买的方便? 没有外卖小哥的马不停蹄,宵衣旰食,你怎能免除亲操庖厨的繁琐? 没有建筑工人烈日寒风下的劳苦,你怎能居住上宽敞明亮的楼房? 没有一个个职业工人流水线上的不停忙碌,你怎能享受到物品的极大丰富?

你的安逸的生活,即所谓的“岁月静好”,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默默无闻的人,在为你操劳,在为你奔波,在为你奉献。

放而大之,如果没有国家的和平安定,你又怎能安安静静地生活,获得“岁月静好”的享受呢? 你的“岁月静好”,本质上,是因为“国家机器”的不停运转,为你提供了生活保障,提供了生命安全保障。

最贴近现实的,就是当前的“抗疫”。若然,没有众多医生、护士、军人,

环卫工人等人的舍生忘死的奉献,没有党的统一领导,国家政府的统一调配、指挥,又哪儿来的病人的痊愈? 哪儿来的人民的健康安全? 寻常人,又怎能获得自己的“岁月静好”?

尤为可恶的是,当全国人民在感恩党,感恩政府的时候,极少数人,竟然数典忘祖,身为中国人,竟然忘记了中国人的传统美德:滴水之恩,当以涌泉报之。我们中华民族,向来就是一个懂得感恩的民族。不管是个人,还是政府,只要他做了对别人有益的事情,我们就要懂得感恩。彼此相“感”,才能两厢更好,更谐。

生活哪有那么多的“岁月静好”,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! 你应明白,要想自己“岁月静好”,要懂得感恩那些“负重前行”者,进而践行“我为人人”——让别人也拥有一份“岁月静好”。



铜官山

绿岭葱翠

李昊天 摄

枇杷堆黄

□宫凤华

布谷鸣嘤,江南的天色鸭蛋青,饱满,柔和。乡下古旧而清凉的小院里,几株肥硕的枇杷树,身缀赭黄、槐黄的珠玑,斜倚墙头,筛风弄月,日子绵软且悠长。

早年间,母亲在庭院一隅栽种的枇杷树,今已枝繁叶茂、亭亭如盖。初夏小院,蝉声如雨,空翠湿人衣。枇杷树张开四肢,努力伸展,浓阴如幄。叶片饱满瓷实,墨绿深蓝,经络分明。青绿的枇杷染成赭黄、橙黄、金黄,灿烂地微笑着,点燃了吉祥的村庄,淹没了宁谧的小院。

每到黄昏时分,暮色清凉而欢悦。一家人围坐在院里的桑木桌旁,剥食刚摘下的枇杷。枇杷黄灿灿,光洁如蜡。捏一枚入口,酸涩清甜的滋味堪称绝配,爆浆的果汁让味蕾陷入鲜美的沼泽中。乌亮的核子骨碌碌滚远,引得几只鸡雏竞相追逐,生趣盎然,有写意风格。

喝着清凉黏稠玉米糁粥,撕嚼着祖

母的涨浆饼,把酒话桑麻。枇杷入口初涩,继而酸甜,味蕾沦陷。枇杷的酸甜,本真、妥帖,有一股春水般的澄澈清芬,将夜色荡漾得通透且悠远。

小院的夏夜格外静美,氤氲着枇杷淡淡的香味。密密的枝叶滤着如水月色,是清简的素描。那份亲切、那份温馨,静静地弥漫开来,笛声一样清远。

枇杷结子须过四季,累累金黄得益硕大叶片,藏着花,护着子,直到摘尽枇杷树一树金。枇杷四季常青,霜寒时叶背着毛绒,花梗、花枝裹一层茸毛,新绽的碎白小花,也顶一篷棉絮。哪怕凄苦,也要肆意绽放,绝不沉沦。

半青半黄的枇杷色调分明,嚼起来酸溜溜的。熟透的枇杷,鼓胀似乳。轻叩,爆浆的果汁迅速浸透味蕾,酸甜的味道一路蔓延,在唇舌肺腑之间,缠绵不已。“浆流冰齿寒”,心里有清凉的泉水流过,空明悠远,弥漫柔软的心愁。

枇杷黄熟了,弹指可破,经不起磋

春日看茶

□姜 蕾

有人说,饮茶益处很多,茶是水的灵魂。但我是一个对茶无感的人,原因有三:一是明知喝水益处多多却不爱喝水;二是本人体瘦人轻,肚内的二两油禁不住茶的搜刮;三则是懒,喝完茶要洗杯,虽然不是一个热爱干净的人,却也见不得杯壁上的层层茶垢。

去年谷雨时节,朋友们相邀去黄山太平买茶,本想推迟不去的,但说那里的风景秀美,高浓度负氧离子能让人神清气爽,我顿时又来了兴致。

导航的目的地是黄山太平茶叶市场。从高速上开车只有一个多小时车程。朋友熟门熟路地开到了一家茶店,便开始挑选起茶叶,而老板娘则麻利地拿出几个干净杯子,捻出不同的茶叶一番洗茶泡茶让我们试喝。

尽管试喝的茶价格从几十到几百不等,但对于一个吃货看客来说真是压根看不出优劣高下,于是临时抱佛脚上网搜索如何鉴别茶叶,但搜出来汤色透亮、叶底鲜活两大标准看似简单,实操

性却难以把握,几杯颜色深浅不一、茶味浓淡不一以及都在清一色袅袅舞动茶叶,委实让人难以品评,再看一番对茶具以及泡茶的水都有要求的评论,更是泄了气;索性便去了一评高下的心,听他们讨价还价选购,而我只乐得喝茶,在茶市中闲逛,倒也自在。闲逛中看到一箱的猴魁,叶片叶茎浓绿淡绿摆放整齐,感觉很上档次,不料老板说这是机器压制的,等级不行,没有手工的好。新上市的猴魁入口据说有淡淡的兰香,尽管也试喝了,但不知是否是喝了太多的缘故,在偌大的飘着茶香的市场中,我的味觉嗅觉已有些麻痹,喝到后来也只会机械地点头附和。

午餐听从当地人的建议,不到景区扎堆,只随机去了一家路边的乡间小茶馆。简陋的小厨房里,全是徽州山野的特色土菜,我们看菜点菜,不一会儿功夫,几盘菜就上桌了,两条山区的冷水鱼虽然小刺有些多,但肉质细腻肥嫩无比,上好的刀鱼应该也不过

铜陵记忆 一五松山

□周大钧

提起五松山,铜陵人颇为骄傲。唐代文学家、诗人刘禹锡在《陋室铭》中说得好: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。”

唐玄宗天宝十三年(754年),诗仙、酒仙李白在南陵县丞、著名山水诗人常建的陪同下,飘然而至,第一次游历铜陵,便为五松山赐名。从此,五松山声名远播,响彻古今,成为铜陵文化地标,这是李白对铜陵的一大贡献。请欣赏诗仙的五松山定名篇:

与南陵常赞府游五松山
安石泛溟渤,独啸长风还。
逸韵动海上,高情出人间。
灵异可并迹,淡然与世闲。
我来五松下,征古岂遗老。
五松何幽峭,胜境美沃洲。
萧飒鸣涧壑,终年风雨秋。
响入百泉去,听如三峡流。
箭竹扫天花,且从傲吏游。
龙堂若可憩,吾欲归精修。

前6句,诗仙表明游五松山如同谢安石当年游渤海一样,景虽有异,心迹相通,清心寡欲,与世无争。暗喻南陵县丞常建,有学识,有才干,有诗名,可是仕途并不通达,可谓惺惺相惜。接下来4句,明白无误,给五松山赐名。清乾隆二十二年(1757年)《铜陵县志》记载:“五松山在县南四里。《舆地纪胜》云:‘旧有松。一本五枝,苍鳞老干,青翠参天,因名。’”是故,历来引用五松山得名的出处,多为王象之编撰的南宋地理总志《舆地纪胜》或清乾隆《铜陵县志》的相关记述,而忽略了李白的赐名诗句及其深层次寓意。为什么赐名五松山?即兴以松名山,一目了然,名实相符,古今同理;但从他《于五松山赠南陵常赞府》一诗前6句:“为草当作兰,为木当作松。兰幽香气远,松寒不改容。松兰相因依,萧艾徒丰茸。”可谓开宗明义,直抒胸臆,以此表明要像松树一样挺拔、高洁和不畏霜雪严寒,与常建共勉。再品定名篇,诗仙还着意渲染五松山的美景意境,胜过浙江绍兴的沃洲山;松涛流泉,宛如三峡激流奔涌悦耳动听。在这样宜居宜游的好地方,作者不禁感叹:“龙堂若可憩,吾欲归精修。”

诗仙李白先后于天宝、至德、上元年间三次游历铜陵,留诗12首,其中提及五松山的独占8首,并在五松山筑室读书,饮酒赋诗。其最受铜陵人民喜爱的千古绝唱,当为《铜官山醉后绝句》:“我爱铜官乐,千年未拟还。要须回舞袖,拂尽五松山。”仿佛看到他载歌载舞,飘飘欲仙,将五松山看成是自己的精神家园,深情表白一辈子不想走了,一千年也不想离开了。由此可见,诗仙与五松山结下了不解之缘,成为传颂千古的诗话。

自唐宋直至明清,这一名人效应非同一般。第一,开创了铜陵诗词文化的先河。此后,无数骚人墨客追寻诗仙的足迹纷至沓来,或凭吊诗魂,或寻幽探古,诸如北宋的王安石、苏轼、黄庭坚、梅尧臣,南宋的陆游、杨万里、李纲,元代的宋无、房芝兰,明代的王守仁,清代的刘大槐、姚鼐等,都留下了诗词佳作,成为铜陵诗词文化的宝库。第二,开启了创建书堂的新风。唐有太白书堂,宋有荆公书堂、陈公学堂,明有紫阳书院,清有五松书院,为延师讲学,激励后进,促进人才辈出发挥了积极作用。第三,开启了五松胜游新风。为后世提高铜陵知名度、促进探幽览胜走出了一条新路。

在当代,这一名人效应有增无减。用做地名,市区有五松东村、五松西村、五松新村,铜陵县(今义安区)有五松镇,文化部门有五松山剧院,市文联有《五松山》双月刊,文学社团有五松山诗词学会,铜陵有色公司有五松山宾馆,民间修谱有《五松陈氏宗谱》《五松黄氏宗谱》,五松山的文化魅力,由此可见一斑。

五松山现已不存,笔者历经查阅铜陵有关文史资料,多次组织实地踏勘,反复论证,目前尚无确认。据李白《与南陵常赞府游五松山》诗下原注:“五松山在南陵铜井西五里,有古精舍。”另据清乾隆《铜陵县志》记载:“五松山,在县南四里。”以此推测,五松山大致范围可能在五松山宾馆至三公里天桥一带。”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。”五松山究竟在哪里并不重要;重要的是,让它活在铜陵地名文化中,活在铜陵人民心里!

茶趣

□杨勤华

说起喝茶,得感谢我的父亲,父亲一辈子喜茶,如今已经八十多岁,依然精神矍铄,身体硬朗,想来与喝茶多少有些关联。在我小的时候,父亲便教我如何洗杯泡茶和来客时如何待茶,那个时候,父亲最喜欢喝炒青,这是一种极普通的茶,我们那个小镇上的人家,都喜欢喝这种茶,它味淳耐泡,早上泡一杯到了晚上还有味。父亲也给我单独准备了一个瓷茶杯,每天在给父亲泡茶的时候,我自己也泡一杯炒青,喝着喝着就上瘾了。

善于品茶的人古往今来大有人在,北宋苏东坡对品茶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,在他看来品茶的最高心境是“静中无求,虚中不留。”对茶友和茶具有着很高的要求,怎见得呢?不妨看一看他的《扬州石塔试茶》,其中有两句诗即体现了他的品味:“坐客皆可人,鼎器手自洁”。坐在一起品茶的朋友都是自己喜好的有情趣的人,那茶器和品茶之人也应该是清清爽爽、干干净净的通道。由此,足可见苏东坡不愧为品茶达人。然而,毕竟茶友和茶具对于品茶者来说是感觉和品位,喝茶者关键还是要能品出茶中妙味,在这方面,苏东坡绝对是王安石,又略逊了一筹。相传,王安石听说苏东坡服父丧期满,要顺江而下返京复职,便捎信让他带点长江中峡酃塘的水回来泡茶,苏东坡自然不能推辞,但却被一路景色所染成兴而返,却忘记了王安石的托付,待到下峡时陡然想起,便取了一瓮水带回交差,哪知,王安石用此水泡茶,喝罢对苏东坡道:“这分明是下峡之水嘛。”苏东坡见被识破,老实承认,却又自忖是茶中高手,怎么就不能品出其中奥秘呢,便虚心请教:“怎么看出来的?”王安石急得胡须道:“品出来的!上峡水性太急,下峡水性太缓,惟有中峡的水,缓急相半,水性中和;此水烹茶,上峡味浓,下峡味淡,中峡浓淡之间,方才见茶色迟迟未现,故知必为下峡之水。”一番话说得苏东坡心服口服。

对于深谙茶中妙境的人来说,不仅对茶很爱,甚至敬重,所谓:好水泡好茶,赏爱茶,赏花看鱼,只观不过,尽享春天的气息,此等悠哉,是我所求。我想,爱好饮茶的朋友也是想收藏春天的记忆吧!

茶遇劣水,此茶是对口,正好算一对,凑合着喝也未尝不可。由此看来茶与水似乎就是一对夫妇,只有相得益彰才是好茶。

喝茶关键还是在品,不管好茶次茶,要有一个好的心境,有时候还要有一个好的机缘,如此,品茶才有妙趣。刚来矿上班时,我所居住的单身职工宿舍附近有一座“三官寺”,主持是一位老和尚。没事时,我喜欢到寺庙里图个清静。老和尚人挺和善,邀我去他的禅房品茶,点上一根檀木放置香炉里,然后我俩坐在窗下品茶。那茶是老和尚从湖北带来的,据说是庐山脚下的茶,说不上是什么好茶,味道清淡且有一丝苦涩,但是,在初冬的黄昏,身在清静的禅房里,手捧着一杯暖茶,一抹淡淡的夕阳穿窗而入,将室内染成玄妙的金色,此时此刻,我陡然涌起一股强烈的思乡之情,再看坐在对面的老和尚,他一脸平静地眯着眼睛看着我,我不由地将杯子送到嘴边又啜了一口茶,那茶便有了一丝甜甜的味道,就像夕阳的光亮一般,将我的身心浸润得通透温暖。

去年春天去上海女儿那,上海的几位作家朋友邀我一聚,一位安庆籍在上海工作的深谙茶艺的朋友,特地带了茶和茶具赶来,他点上一根细香,用非常娴熟而又非常精致的手法给我们泡制了三种价格不菲的名茶,其中有红茶,绿茶,还有普洱茶。每泡制一杯茶时,朋友都会双手捧茶一一送到每个人的手上,让我们慢慢地品一口,然后问“味道如何?”那品茶的杯子只能称“盅”,比酒杯大不了多少,不消一口就能将盅里的茶喝掉,我只能浅浅地尝一口,在舌尖上细细地品味着,那茶味一丝丝地弥散开来,让舌尖发出一阵阵轻微微只有自己才能够感觉得到的颤动,使人的神情总是为之一振——三种茶,三种不一样的品味,给人三种不同的享受。

对于爱茶的人来说,喝茶是一件舒怡享受的事情,闲暇时,找一优雅所在,寻三两个朋友在一起品茶,不失为情趣。宋朝诗人杜耒有一首诗:“寒夜客茶当酒,竹炉汤沸火初红。寻常一样窗前月,才有梅花便不同。”真正的以茶代酒,还有一窗的月色,且有梅花暗香袭来,这样的夜间品茶,真的很美,令人神往。